

长篇小说《伪满洲国》近日重新出版

迟子建:伪满洲国那段历史刺痛了我



《伪满洲国》
迟子建 著
译林出版社



■作者简介

1964年生于漠河。1983年开始写作,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六百余万字,出版有九十余部单行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群山之巅》,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朋友们来看雪吧》《清水洗尘》《雾月牛栏》《踏着月光的行板》《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等。曾获得第一、第二、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文学奖励。作品有英、法、日、意、韩、泰、荷兰、瑞典文等海外译本。

■作家评价

有了俄国地理学家对乌苏里的考察记录,那些土地就成为俄罗斯真正的边疆。而有了如迟子建这一系列文字的书写,黑龙江岸上这片广大的黑土地,也才成为中国人意识中真实可触的、血肉丰满的真实存在。
——作家 阿来

所有信手拈来的说法都不能概括迟子建的小说品质,她在创造中以一种超常的执着关注着人性温暖或者说湿润的那一部分,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和角度进入,多重声部,反复吟唱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因而显得强大,直至成为一种叙述的信仰。
——作家 苏童

35岁那年,迟子建写了有生以来篇幅最长的一部小说,70万字的《伪满洲国》。小说首发在南京的《钟山》杂志,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社曾先后出版,近日又由译林出版社重新出版。

她坦言,比起她的另外几部长篇,《伪满洲国》受到的关注和评论不算多。首先70万字的体量就让人望而生畏。但对于迟子建来说,这部长篇难以忘怀,不仅因为这是她婚姻的纪念,也是她文学青春的最好纪念。

谈创作:从筹备到写作出版,历经十年

说起写作这部小说的动机,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她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期间,不过当时想法并不成熟。

1990年年底,迟子建去日本文化交流,一位白发老人问她:“你从满洲国来?”她觉得刺耳,又觉得受到了侮辱,“他显然把这片土地当作了他的故土。”

回到哈尔滨,她准备《伪满洲国》的写作。这次写作,与她既往凭借经验去创作的方式不同,她耗费大量精力收集伪满时期的历史资料,整理民俗和生活细节方面的笔记,以求能真实还原当年的味道。

但她筹备了7年,一直没有动笔,“我知道这是块难啃的骨头,很担心写作会损害健康。”直到1998年,迟子建与塔河县委书记黄世君结婚,

婚姻带来的幸福和稳定,让她有信心开始写作《伪满洲国》。

以编年体形式呈现那段历史,是她消化素材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的认识。“因为这14年的历史可叙述的东西太多了,我用编年体的方式,可以删繁就简。”她至今认为这本书是她30年写作生涯遭遇的最大挑战。“我选择了婚后的幸福时光营造它,因为那是心情和体力最好的时期,可挑重担。”

“从筹备到写作出版,历经十年。当年这期间我也写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但毫无疑问,这十年的文本中,我个人最为看重的就是《伪满洲国》,创作这部长篇,有如在漫漫长冬,一次持续的文学燃烧。”迟子建说。

谈理念:小人物书写大历史

小人物才是历史真正的亲历者和书写者。人世间的风霜雨雪,大都被普通百姓承受了。

写作之前,我已经确立了用小人物写大历史的写作理念和以人性之光驱散战争带给日中两国人民心灵阴霾的基本思路,而且形式上采用编年体,删繁就简,让纷繁复杂的人物,在历史的长河中,能在恰当的年份浮出水面,所以工作进行得十分顺畅。就这样,弹棉花的命运多舛的王罗锅出来了,开当铺的好心掌柜王恩浩出来了,天真愚顽的吉来出来了,“砸窑”土匪胡二出来

了,开拓团的中村正保和细菌部队的北野南次郎出来了,站在灰尘累累的杂货铺中叼着长烟袋的杂货张出来了。他们占据各自的角落,讲述着自己在那段岁月中的故事。这些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一出场,那个时代在我眼前就栩栩如生了。

迟子建说:“在小说中也写了大人物,比如溥仪,但我写他也是用写小人物的笔法,写他的细枝末节,折射他心灵深处的压抑和孤独感。我觉得只有在小人物身上,才会洋溢着更多的人性之光,而人性之光是照耀这个世界黑暗处的永远的明灯。”

谈再版:二十年后,重新掂量与打量,既重亦轻

迟子建说,《伪满洲国》的发表地是在南京的《钟山》杂志,而同在南京的译林出版社,这几年的文学类书籍,做得风生水起,所以将这部我个人比较偏爱而认知度并不很高的作品,让它回到南京,交与译林出版社,从这里出发,看看它能否找到更多的文学知音,以及更多有见地的批评。因此,我对它未做情节修订,保持了作品的原貌。

一部难以忘怀旧作,一个

只能在梦里牵手的爱人,以及不言不语的青山和自来自去的月亮……“这也是我有勇气把《伪满洲国》再度推到读者面前的动因吧。不管它命运如何,毕竟在这一刻,它被我捧在掌心,重新掂量和打量。不同于青春时代,我手上的持重能力强了些,所以感觉它‘轻’了些;又因为我已花了眼,打量它时就有隔世的恍惚感——仿佛它弥漫着此岸的泪水,又仿佛它在彼岸的雾中。”
晚综

新书推荐

《文学即人学》



汪兆骞 著
现代出版社出版

近日,知名作家、编辑家、文学评论家汪兆骞的新书《文学即人学:诺贝尔文学奖百年群星闪耀时》由现代出版社出版,回顾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迄今100多位得主及其经典代表作,从泰戈尔、叶芝、纪德

到近年来的莫言、阿列克谢耶维奇、鲍勃·迪伦、石黑一雄等,全面呈现百年来世界文学金字塔顶部的辉煌。

在新书发布会上,汪兆骞谈到,他写作这部有导读性质的书,是希望读者从多元、人性、文学和审美的角度看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及其作品,而不是从二元、非此即彼、非是即非、非黑即白的狭隘角度进行评判。他认为,文学一直在变革中前行,不断穿越历史隧道,至今文学空间的复杂性已经超出了文学史的论域,呈现出一种更为复杂多元的景观,但是审视自我和社会,拷问人性,一直是文学的视域和生命。
晚综

读书札记

照亮人生之路的明灯

——读罗曼·罗兰《名人传》有感

□陈猛猛

当读完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所写的长篇小说《名人传》时,内心如潮水般久久不能平静,书中的内容如磁铁般深深地吸引着我,百看不厌。

高尔基曾经说过:“读了一本书,就像对生活打开了一扇窗户。”《名人传》无疑是一部激发人不断奋发进取的好书,读了它,使人对生活变得不再迷茫,感觉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干劲。书中详细叙述了德国音乐家贝多芬、意大利雕塑家米开朗琪罗、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三位伟人充满痛苦、矛盾与挣扎的一生。他们虽然和普通人一样遭受逆境和生活的不顺,但是在充满困顿忧患的人生旅途中却丝毫没有改变对艺术的追求。《名人传》所写的三位艺术家所从事的职业不同,工作环境也不同,但他们却都是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他们直面黑暗无所畏惧、完全将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献给了一生深爱的艺术。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崇高勇气以及爆发出来的生命热情,值得每一个人学习。罗曼·罗兰通过聚焦三位艺术家的相同之处,用神来之笔着重刻画他们在遍布挫折和荆棘的生命之路上受尽苦难却不忘初心的心路历程,彰显出他们人格的高尚、博爱的情感与宽广的胸怀,为读者谱写了一阕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

纵观古今中外但凡有所作为的人物,他们并没有从自然与社会中得到什么特殊的恩惠。恰恰相反,多舛又不公平

的命运给他们的一生带来了数不清的磨难和考验,使他们历尽艰辛,终结硕果。

出身贫寒的贝多芬,刚在乐坛上有所成就时,耳朵却开始失聪。这对一个音乐家来说是致命的打击,但他却扼住命运的喉咙,在失聪之后用血泪创作出不朽的传世佳作。他战胜了生活中一切的苦难,最终登上了艺术的高峰。总是追求完美的米开朗琪罗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都在进行超负荷工作,为了艺术,他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和挫折。虽然没能将自己最伟大的计划完成,可他的艺术造诣却是西方美术历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托尔斯泰家境富裕,可为了受苦受难的人民大众,他甘愿抛下自己拥有的全部,冲破一切的束缚,用文字来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用生命去追寻信念、真理和正义,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他们为了生命中所追求的东西,面对挫折和失败毫不气馁,并通过不断努力去战胜苦难,这样的人生显得无比有意义,这样的精神值得每一个追求进步和光明的人学习。

通过阅读《名人传》,我获得了无穷的精神动力,这本书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我的人生之路。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常八九,但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要被打败,也不存在什么困难是我们所不能克服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让我们拥有贝多芬、米开朗琪罗、列夫·托尔斯泰那样奋力拼搏,坚持不懈,永不放弃的精神,为自己的理想奋力搏击,奔向人生的最高峰!